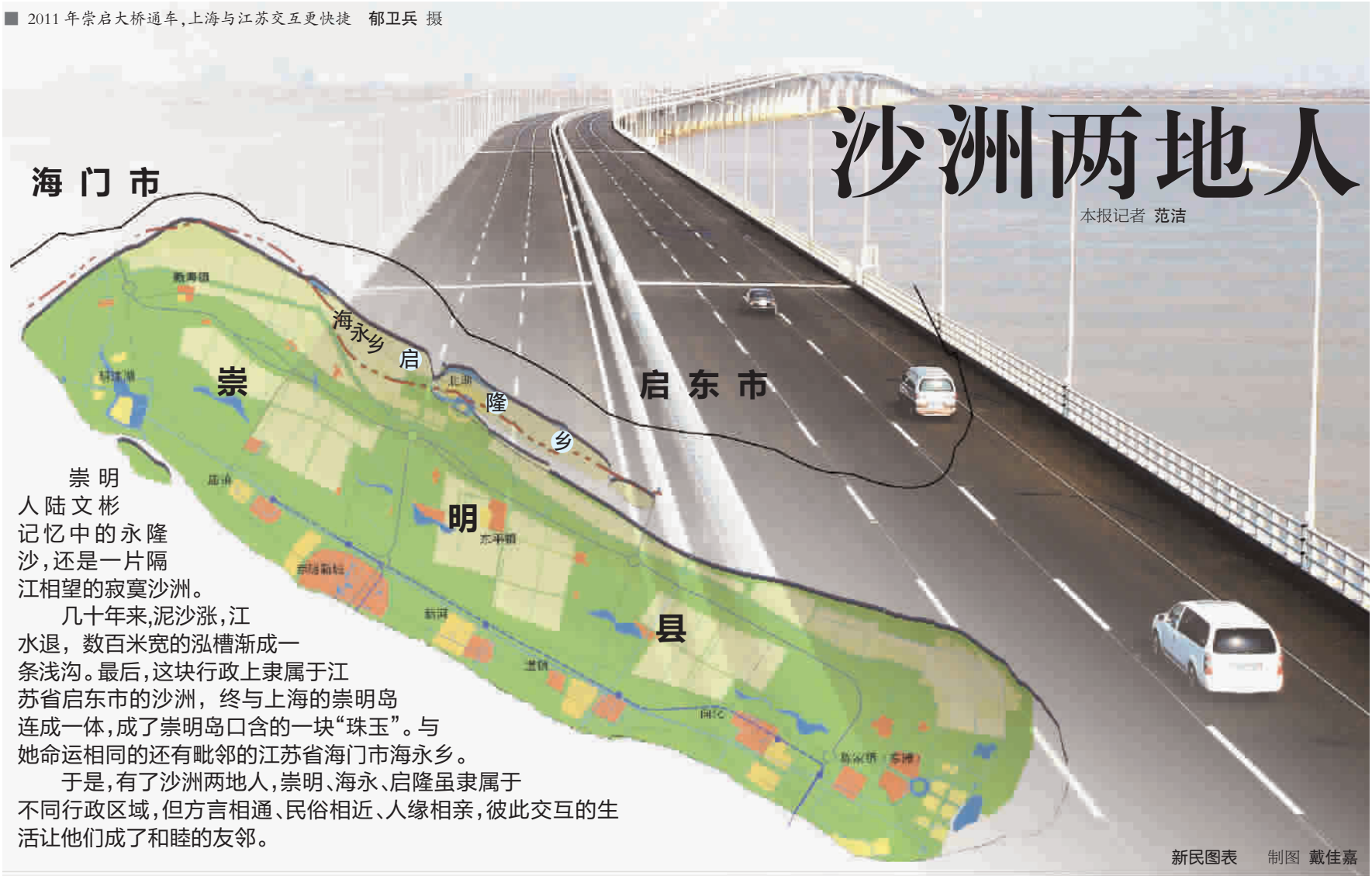


新视界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 73 期 | 2014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日 责编:姜 燕 视觉:戴佳嘉 编辑邮箱:xmjdb@xmwb.com.cn

■ 2011 年崇启大桥通车,上海与江苏交互更快捷 郁卫兵 摄



寂寞沙洲

那是上世纪 30 年代末,在临近崇明岛北沿的长江水面,渐次露出不少滩涂与沙洲,大多东西狭长,便被崇明人形象地称作“鸭屎沙”“扁担沙”。

涨潮见水、落潮见地,这些新淤沙洲彼时是江中孤岛,无人居住。

“有次,父亲听跑船的说起,最大一块‘鸭屎沙’上生长着牛喜欢吃的水草,他就租条小船、带把镰刀,领着我去割草当饲料。”蜿蜒交错的河岔、鞋底线粗细的水草,小飞虫叮咬的痛痒,沙洲上这些梦境般的片段,陆文彬至今记忆犹新。

70 年后,年过耄耋,陆文彬再次踏足这片儿时的浅滩,眼前景象哪里还看得出当年模样。水泥公路宽阔,沿途杉树苍郁,而河沟、水草早就难寻踪影。只有一块“永隆沙”石碑,诉说着曾经的历史——

永隆沙,北纬 31°48',东经 121°26'。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淤涨出水面,以其位于原启东县永隆镇对面而得名。隶属江苏省南通市,该岛位于长江口北支,与崇明岛、兴隆沙相邻,岛形呈东南至西北走向,长约 12350 米,宽约 2830 米。

后来的事,陆文彬只有依稀印象。随长江入海口淤涨,加之江苏的启东、海门乡民上沙围垦与种青,“鸭屎沙”不断扩大,与崇明北沿越来越远,直至相连。“乡间经常谈论,说是已鸡犬相闻,彼此见影了。”

《崇明县志》的记载印证了陆文彬的判断:“1956 年,永隆沙不断北坍南涨,日益向崇明岛靠拢;1965 年,

与本岛仅隔一条 800 米宽的泓槽;1972 年,永隆沙与崇明岛涨连。”

行政区划上,沙洲后以“永隆沙”之名,又各取所隶属的海门、启东首字,被分为“海永乡”和“启隆乡”,是江苏省在崇明岛的两块“飞地”。

人缘相亲

陆文彬记忆中的小船,已随波而逝,现在将永隆沙与崇明岛相连的,是一辆“南隆专线”。

熟悉的白底绿色飘带车身,与上海市内公交统一标准,南隆专线始发崇明南门汽车站,先后停靠永隆镇(近海永乡政府)、海永乡东场大队、启隆乡超三大队,最后抵达终点永兴镇(近启隆乡政府)。

单程约 50 分钟,每天发 23 班,南隆专线穿梭一岛两省三县,然而,车上乘客哪些是崇明人,哪些是启东人、海门人,却难以辨别。

“崇启海一家!我两个表姐就是从启东永阳嫁到崇明庙镇。”提起与崇明的渊源,51 岁的启隆乡民陆林杰笑称“可以讲上三天三夜”,“我外公就参与了解放崇明!”

1949 年 6 月,解放军渡江至崇明,陆林杰的外祖父姚志仁就是将士之一。崇明解放后,隶属江苏南通专区,姚志仁为首任县长,兼任崇明中学校长。“我的祖父则担任教导主任。”

因着这层缘故,陆林杰虽在启东长大,但对一江之隔的崇明岛熟悉而亲近。有年探亲寄宿在启隆乡,正逢崇明庙会赶集,没有桥、没有船,他和伙伴们蹚水而过。“光着身子,把衣物托在手上,游到对岸,衣

服再往身上一套。”

1979 年高中毕业后,他随父母到启隆乡农场工作。“之后就在岛上安了家,1985 年结婚时,还特地托人从上海备齐‘两转’——凤凰牌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。”

“不仅生活用品,启隆人连大米也是从崇明换来。”由于沙洲成陆时间较短,土质囤不住水,乡里只能种植玉米、小麦、蚕豆等粗粮,常与崇明“以物易物”,“100 斤玉米换 85 斤大米”。

除通过两地粮站的“官方交易”,也不乏私下的“民间调剂”。每两个月,乡里三五小伙,驮上百来斤花生大豆,沿着江堤小路骑行至崇明,找相熟的亲友换来,傍晚时满载而归:“崇明人很好客,通常还多送我们一些。”

资源共享

“启隆隶属启东,但在市政设施、对外交通等方面,反而是与崇明更紧密一些。”陆林杰现任启隆乡自来水管站站长,亲历启隆人与崇明人“共饮一江之水”的过程。

由于长江北支航道较窄、水质较差,此前乡民多是打深井取水饮用。“硬水”矿物质含量高,很多人都患有结石病。

2008 年底,启隆乡铺设 8.3 公里长的管道,从崇明长征自来水厂引水,与上海通标,解决用水难题。

“崇明是我们的老大哥啊,对启隆的帮助不能不提老激港!”64 岁的龚士斌是启隆乡砖瓦厂大队的老书记,也是第一批到永隆沙种青的启东人。

沙洲两地人

本报记者 范洁

他口中的老激港,是条全长 17 公里的河流,起于长江口南支水道,讫于永隆沙的小洪,排入长江北航道。老激港纵贯崇明,启隆乡也在其流经区域,但却曾是当地人的一块“心病”。1997 年,洪涝引发江堤垮塌,龚士斌所在的农场 5 人溺亡。

2004 年,崇明县将原本七八米宽的小沟,疏浚为 50 米宽的大河,并在最北端建设老激港水闸。自此,旱季能引入淡水浇灌农田,汛期能排除积水防止洪涝,“清淤建闸都是崇明在做,但把启隆乡这段也纳入考虑,我们的老百姓很得益!”

在启隆与海永,供水排污、电力设施、道路建设、河道疏浚、垃圾处理等均纳入崇明的社会管理体系,“崇明充分考虑两地乡民的需求。台风时,两乡人员都是服从崇明安排,向长征农场转移;如果发生火警,出警的也是崇明的消防队。”

此外,棘手的就医瓶颈也正逐步破解。启隆、海永与上海商议,将崇明县中心医院纳入两乡户籍医保的定点医院,报销比例与启东、海门当地医院一致,“染个急病,就不用跨海去江苏就医。海永有一半的新生儿,是在崇明医院里出生。”

异地养老

清晨 6 时,从浦东金桥出发,搭乘轨交 6 号线至巨峰路站;

6 时 25 分,换乘第二班申崇六线,前往南门汽车站;

7 时 50 分,抵达崇明岛,驱车沿港东公路、长征公路行驶,20 分钟后抵达海永乡政府。

这是杜琴每天的上班路线,朝

往夕返。

作为江苏海门本地人,她此前在海门市城市管理局上班,而丈夫大学毕业后即在上海工作并落户,夫妻俩长期“两地分居”,“海永乡的存在,化解了这个难题。我原打算辞职去上海,今年初调到这里,既不用调离海门的公务员系统,又解决了分居异地的困扰。”

有人家住上海,到海永上班。也有上海市民,在海永安家。

一次组织社区居民活动时,杜琴发现一位阿姨操着上海口音。“一问才知,原来老人是家住浦东罗山路,退休后本打算在崇明买房,后来在网上看到海永的楼盘信息,就来这里购置了一室户,每周末女儿上岛看望她。”

杜琴说,这位阿姨并非个例:“在海永乡的新建楼盘中,90%的业主来自上海。”由于海永、启隆没有限购政策房价低廉,加之沪崇交通日益便捷,两乡吸引不少上海市民购置住房,成为一种异地养老的新模式。

她算了一笔账,在崇明县城,高层公寓均价在 15000 元/平方米,而海永只有 6000 元/平方米;别墅方面,崇明均价在 30000 元/平方米,海永为 12000 元/平方米,“房价不到崇明的一半”。

海永与启隆一些新开楼盘也紧抓“商机”,加强相关配套:不仅开通了由小区直达崇明县城的接驳班车,而且接入南通 0531 与上海 021 两条电信线路,便于业主与上海市区通话。

(下转 A10 版)